

◀长篇小说《地母》之二▶



天地月亮地



赵本夫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T242.5
635

83735



长篇小说《地母》之二

天地月亮地



赵本夫/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7·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地月亮地:地母之二/赵本夫著. —沈阳:
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7. 11
ISBN 7-5313-1816-4

I. 天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1687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265 千字 印张: 11 $\frac{3}{4}$ 插页: 2

印数: 20,400—30,500 册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安波舜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1816-4/I · 1589 定价: 19.80 元

本书承接《黑蚂蚁蓝眼睛》，是《地母》系列第二部。草儿洼的浪人们开始重建家园，土地变成了财富可以占有、分配。于是，自由的人们展开了创建秩序文明的残酷斗争。与天斗的美丽人性变成与人斗的劣顽本能：男人们告别地母的床帷、迷娘掀起浪荡的风暴、武工队长吹起土改的号角。而女寨主柴姑的豪侠潇洒进而变成温柔的抵抗和母性的宽容——土地不仅是生命的力量，更是一种信仰！



小说一如前部的恣肆豪放，呈现出丰富灿烂的生命状态和高歌低吟的宗教情愫……

第一章

这个冬天的第一场狂风扑进草儿洼的时候，地主马坡正搂着八哥睡觉。八哥是他儿媳妇。两人折腾半夜，很累。都睡得死了。这时大门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屋子猛烈摇晃了一下，两人都惊醒了。八哥慌慌地爬起身低声说：“有人撞门！”马坡侧耳听了听，说：“是风。”就拍了拍她的屁股。八哥松一口气，正要重新躺好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又猛地坐起，急急地蹬上棉裤、披上棉袄，跳下床就往外跑。马坡说：“你别走。”八哥说：“我得走！”她怕孩子醒了会闹，更怕瞎眼老太太醒了。她必须尽快回自己屋里去。马坡伸手想拉住她，八哥已拉开门，迎着狂风消失了。马坡在空中又抓一把，却抓到一把坚硬的冷风。

这场狂风刮了三天三夜。

整个草儿洼的草房被刮得像翻毛鸡，一缕缕屋草抖抖地竖起然后腾腾地旋向空中，到处抛得七零八落。一头小毛驴被风挟裹着撒腿往荒野里跑，后腿弹得很高像要踢开身后的风，狂风却紧追不舍地蹿上去，一伸腿把小毛驴绊了个大跟头。小毛驴四蹄朝天大叫起来：“啊呱！……”

狂风把荒原整个揭开一层皮。

整个大地都在发抖。

柴知秋是黄昏时回来的。

那时风还在刮，但已经小了很多。

柴知秋一根扁担挑两个托，托上放两个小草囤子，在风中打着旋儿往前赶路，身子翘翘翘起的。他一手按住头上的帽子，一手抓紧肩上的扁担，样子有些忙乱。

这趟外出有十多天了，如果不是赶着回家给七子成亲，他还打算在外头多呆些日子。平时外出一趟就是半月二十天的。赚钱有瘾。

柴知秋是做小生意的。在外头看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：粮食、瓜果、青菜、猪羊、木器、烧饼、麻花，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不能赚钱，只是利有大小。从烧饼炉上买一百个烧饼，然后沿村叫卖，一个能赚一分钱，一天卖完就能赚一块钱，很好了，大利、薄利、微利，只要不怕吃苦，就会有钱赚。

柴知秋的生意之道是不拒微利。

老话说家有黄金，不如日进分文。柴知秋信这个。柴知秋就是这样发起来的。

草儿洼的人都承认柴知秋是个能人，是个生意精。

但没人能像他这样吃苦。

其实柴知秋并不觉得太苦。他喜欢往外跑。方圆一二百里内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柴知秋穿一件长布衫，戴一顶礼帽，像个教书先生，瘦瘦高高的很惹眼。一般情况下，他都是往来于四省交界的集镇间，利用物品差价做生意。有时也串乡，那时便显得十分悠然，走在乡间土路上，看着青葱翠绿的庄稼，心情就格外好：“白蛇女在塔房自思自想，回忆起当年事叫人神伤……”

路旁锄地的女子听到了就笑，笑得哧哧的。柴知秋便把锄头放在树底下歇一会儿，和那女子说一阵话。有时也帮人锄一会儿地，教那女子说锄地得两腿分开，你看你两腿夹着不像个样子。那女子脸就红了，说你这人说话真难听，啥两腿分开夹着的，看你不像个正经人。柴知秋抬起头，看那女子正火辣辣地盯住自己，心想她在挑逗我呢。但柴知秋不想太随便了，忙笑道妹子可不能往歪处想，我是正经教你锄地呢。说着把锄头交还她，走到路边挑起担子赶路去了。走一段路回头看，那女子仍站在地边看他。

其实柴知秋在外头有不少相好的女人，他并不想装正经。可他也不能到处拈花惹草。他明白自己是出来做生意的，必须处事谨慎。而且，他也没那么多钱。

柴知秋要挣钱买地，争取年年都买一块地。这是他的大目标。

柴知秋在外很省俭，很少下店，一般借住老百姓家的草屋、车屋、锅屋。他很容易就能和人处得好，到谁家借宿，送这孩子两个烧饼，一家人都高兴，晚上烧面汤还会送他一碗。柴知秋见多识广，和人聊天天南地北都是稀罕事，一屋子都是笑声。

柴知秋是个随和的人。

柴知秋爱听戏，从小就爱。自己也会唱，而且有一副不错的嗓子。但他听戏一般不花钱。乡间野戏班子很多，都是有人请来搭野台，大家随意听，一聚就是上万人。柴知秋在外做生意，常会跟着戏班子走，戏班子唱到哪里，他就听到哪里，生意也就做到哪里。卖五香花生豆，一晚上能卖几十斤。

赚钱、听戏，两不误。

柴知秋在外头很快活，并不时常想家。

他唯一惦念的是儿子天易。

天易时常犯傻，又老是生病，他老是担心这孩子活不长久。这是最让他揪心的事。

柴知秋经过蓝水河边时，往罗爷那里拐一拐，这几乎已成习惯。每次从外头回来，他都要去坐一阵。罗爷不是大瓦屋家的什么人，但在柴知秋的感觉里，罗爷却像一位真正的长辈。

罗爷几十年都在蓝水河边放羊，草儿洼有他的宅院，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与羊为伍。

罗爷喜欢清静。

天易果然在罗爷这里。天还没黑透，小家伙已脱光衣裳躺在罗爷的被窝里睡着了。他睡着的样子像小狗。

柴知秋心里就有些不痛快。

柴知秋不是对罗爷不痛快，而是对妻子不痛快。怎么不好好照料孩子呢？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风，把天易撂在这河边也放心？娘们儿！

罗爷看出柴知秋的脸色，说是我把天易带来的，天易愿意跟我玩儿，你别不高兴。

柴知秋说也不能老让你看孩子啊。

罗爷说天易娘够忙的，她不容易，你别知足。

罗爷的嗓音很低沉，浑厚。透着某种训斥的规劝。

其实柴知秋也就是背后不痛快，并不敢当面对妻子抱怨什么。对那个大他五岁的女人，柴知秋从来都存着敬畏之心。如果说他们的家是一条船，妻子从来都是舵手，他只不过是能干的船夫。

柴知秋服她，因为草儿洼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有她能干。但柴知秋心里又存着反叛。她在家里一切都说了算，时时让他感到憋气。

柴知秋把天易揣在怀里挑着担子回到家时，天已大黑。妻子正在喂牲口，拿个拌草棍刚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柴知秋，说：“回来啦？”平平淡淡的。惯了。

柴知秋说：“把天易接过去！”话就有些冲。

妻子没有计较，她知道丈夫为什么生气。但她也不想解释什么，当爹的心疼儿子没什么错。而且她知道他生气不会长久。她常常很宽容地看他发点小脾气。就拍打拍打身上的草屑，上前把天易抱过来，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说：“你先洗把脸，我这就烧汤。”

柴知秋不在家时，通常是不烧汤的，一天就是两顿饭。草儿洼所有的人家都这样，还有冬天只做一顿饭的。谁家的粮食都非常有限，庄稼人都懂得省俭。柴知秋回家是个例外，汤水是一定要烧的，一是要让柴知秋烫脚，二是顺便烧点面汤好让孩子们吃点。因为柴知秋每趟回来总会给孩子们带吃的，比如一摞烧饼一个大壮馍什么的。

天易娘这边一烧火，在外头玩耍的萍儿、燕儿就发现了。晚上的炊烟在草儿洼是很稀罕的，谁家的锅屋要是傍晚冒出炊烟来，会引得许多人远远地看，那一缕缕袅袅升起的炊烟让人眼馋又让人嫉妒。就是说这家人要烧汤喝了，要吃第三顿饭了。这第三顿饭对大多数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。

萍儿十二岁，燕儿十岁，看上去却像双胞胎。萍儿因为整天背着天易，压得都不长了。傍黑风停时，两个孩子跑出去玩儿，听见有人叫：“看！天易家烧汤啦！”两个孩子抬头

看见，先是一愣，立刻意识到是大大回来了，就赶紧往家跑。柴知秋回来是孩子们的节日。柴知秋正从草囤子里抱出一个圆圆的大壮馍，足有七八斤重，往案板上一丢：“咣当！”一声。萍儿、燕儿欢叫着扑过去，柴知秋高兴得两眼眯成缝，伸手摸住菜刀说：“闪开点！当心砍着了。”萍儿、燕儿一伸舌头，忙退后一点，两眼还是死死盯住案板。她们不仅是馋，主要还是饿，就像从来没吃饱过，肚子里永远空荡荡的。但她们平日不敢说，老说饿娘会骂的。柴知秋扬起菜刀，猛使劲砍下几块，萍儿和燕儿一人抢到一块，抱起就啃。柴知秋说：“慢点！别噎住了。”

天易娘已烧好热水，给柴知秋打了半盆，说：“烫烫脚吧！”

柴知秋一边烫脚，一边看孩子们吃壮馍，心里十分慰帖。看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满足中又有些酸疼。妻子已经盛几碗面汤放在案板上，灯光下一脸倦倦的，却也透着欢乐。柴知秋的怨气早没了，说：“你也吃一块吧。”

天易娘坐在一个小木墩上，拿起壮馍掰了一块填嘴里，又放下了，说：“我不饿，留给孩子们吃吧。”

柴知秋说：“多着呢！今晚上都吃饱。吃吧吃吧。”

天易娘又拿起一小块，慢慢嚼。

其实他们家里有条件天天烧汤的，家里有钱，也没缺过粮，但天易娘不舍得。他们要省着钱买地，这是夫妻俩共同的目标。

要说挣钱，家里主要靠柴知秋；要说把钱持家，就得靠天易娘了。她的心比柴知秋狠得多，有时晚上天易饿得哇哇哭，萍儿就求娘：“给弟弟做点吃的吧，我和燕儿不吃。”她还是不动心，宁愿扯开怀让天易吃奶。天易六七岁了还在吃奶，其实她的奶水已经极少了。要说饿，她比孩子还饿，家

里地里忙一天，作为长孙媳妇，整个大瓦屋家族的事也都要她操心，忙前跑后，有时饿得前心贴后心，头晕眼花，可她硬是撑着，犯晕时就扶住墙站一会儿。

草儿洼的人都说这女人硬气。说柴知秋是个会挣钱的，天易娘是个会把家的，不发起来才怪。土改时他们只有三亩地，本可以划个贫农参加分地的，可他们夫妻俩都不同意，死活要当中农。工作组说的按规定不能想当中农就当中农。天易娘说俺地底下埋着银元呢过二年就买地。工作组将信将疑，就问方家远，方家远是村长。方家远说这可难说，到底是大瓦屋家的后人，说不定有些家底，地底下真有银元呢。后来柴知秋就成了下中农。

工作组的人就很奇怪，说这夫妻咋不愿当贫农呢？又分地又分浮财，明摆的便宜不捡，傻不傻？

但草儿洼的人都不奇怪，他们太了解柴知秋夫妻了。柴知秋是大瓦屋家的长孙，而那个女人的娘家也曾是几千亩地的大户人家，虽然这两家都败落了，但他们骨子里却是不服穷的。他们的祖上都曾拥有大群骡马大片土地，现在让他们当贫农，去分别人的土地和浮财，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。

村里划了十几家地主，最大的地主不过几百亩地，最小的地主只有九十几亩地。可他们毕竟是地主。

大瓦屋家的老兄弟三人中，有两个在土改时被划定为贫农，只有柴知秋的父亲那个古里古怪的柴老大定为中农。但在人们的眼里，草儿洼真正的大户人家仍然是大瓦屋家。

尽管那座象征着大瓦屋家族富有历史的真正大瓦屋早已荡然无存。

柴知秋在土改当年就买了三亩地，次年又买五亩。

草儿洼所有的庄稼人都瞪大了眼睛。

虽然这几亩地比之他们的祖上显得微不足道，但问题是他们在买地！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，大瓦屋家一直是在卖地的。

你只要看着柴姑住的老石屋前后的空地就知道了。

那一片空地上堆满了一块块的大条石，那些条石都曾是大瓦屋家埋在地里的界石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大瓦屋家每卖一块地，就扒出来几块界石，经年累月，竟摆放了很大的一片足有上千块之多！

卖地不卖界石，就像卖牲口不卖缰绳一样，这是庄稼人祖祖辈辈的规矩。

因为留着界石、留着缰绳就是留着希望。

柴知秋一家刚喝完汤，七子就来了。

七子是老二房家的儿子，和柴知秋是叔伯兄弟。大瓦屋家老兄弟三人，都有几个儿子，小兄弟加起来十几个，是按出生顺序排列的。柴知秋是长门孙，年龄又最大，自然是个领袖的角色。老兄弟三人都老了，那个被大家尊为老祖宗的柴姑虽然活着，已经不可能再管孙子辈的事。因此这个家族有什么大事，都是和柴知秋夫妻商量。草儿洼的人称他们是大瓦屋家少当家的。

七子不知柴知秋回来，是来找大嫂商议婚事的。一进门见柴知秋坐在屋里抽烟，就笑了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啥时回来的？”

天易娘说：“你大哥刚回来，正要去找你。”随手递过一个小板凳。七子坐下了，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。

柴知秋说：“七子，都操办齐啦？”

七子没搭话，两手抱住头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天易娘说：“有话就给你大哥说，还有啥难处？”

七子抬起头：“我想……把婚事退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柴知秋一愣，“离成亲还有几天，你想退了，这是买小猪小羊啊！”

天易娘也觉突兀，凑过去问：“七子，出啥事啦？”

七子又把头低下，嗫嚅道：“人家说八音不正派。”

柴知秋说：“你听谁胡沁！”脑子里已闪过八音的形象。那是个好说好笑的姑娘，窈窕丰满，很讨人喜欢。

七子说：“她娘是个寡妇……”

柴知秋有些心跳，冲口而出：“寡妇怎么啦？哪个女人想做寡妇！人家不是命苦吗？越扯越远！”

天易娘也劝说道：“别听人家瞎说，你大哥给你说过，说那闺女不错，就是好说好笑的，未必就不正经。”

柴知秋说：“这事由不得你，说散就散。回去好好操持，缺啥说一声。”

七子愣坐了一会儿，没说话，起身要走。天易娘说：“七子，把那口袋粮食扛上，婚事上要用，不够再来拿。”

七子转头看见门后已灌好一口袋粮食，有上百斤。扛起来走了，闷闷不乐的。

七子走后，两人也收拾睡了，柴知秋说：“明儿你再去劝劝，别弄出什么事来。”天易娘说：“能有啥事，有些人就爱嚼舌头。”妻子这么说，让柴知秋松一口气。柴知秋给妻子说道过八音，但没说过在八音家借宿的事。

八音家在六十里外的隐山镇，靠近四省分界处。那一带集镇很多，再往远处走，还有牛头镇、周寨、曲楼、卜油坊、八王集、黄口镇，等等。一溜十八镇，四省通衢，历来过往

客商就多，不少是做大生意的。柴知秋没本钱做大生意，做小生意也赚钱。

那一带民风 and 草儿洼有很大不同。草儿洼这边人就是种庄稼，土里刨食，本本分分，对买卖东西不感兴趣。四省交界处就不同了，也许是多年来受过往商家的影响，集市十分兴旺，什么都能买卖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有。比如青菜萝卜，草儿洼的人就不会卖，也不会买，家里种着呢，种什么吃什么，吃什么种什么。隐山镇就不同，庄稼人也种，吃不了就卖，不够吃就买。而且这里青菜品种繁多，你不能样样都种，集市上却样样都有，想吃就买。不像草儿洼人种萝卜就吃萝卜，一年四季天天吃萝卜，放屁都是萝卜味。再比如布匹，草儿洼人家织布，织布就是自家穿用的，从不会有人织了布去卖。但在十八镇上，卖布的很多，一些庄稼人家就不织布，自然也就不种棉花，穿衣裳都是买布做。天易娘是草儿洼第一个织卖布的女人，她不怕人说，卖布有什么呢？都是织好了，由柴知秋带出去卖。

柴知秋外出，隐山镇常是他第一个落脚点，从家里出发，大半天走到，在那里歇歇脚，打探一下行情，再往前走。八音家已成为他固定的落脚处，那时八音的爹还活着，也是个做小生意的，在镇上卖瓜籽、五香豆什么的，也批发。柴知秋有时就批发他的五香豆。八音爹是个瘸子，走路要架双拐。柴知秋和他混得熟了，有时就被邀到家去喝酒。柴知秋第一次去他家时，八音还是个黄毛小丫头。八音娘不到三十岁，模样儿俊俏，收拾得一身利落，腰里扎个碎花布蓝围裙，扎得紧紧的细细的，胸脯子就高高地凸出来。柴知秋乍一见吃了一惊，心想这瘸子家里藏个美人呢。八音娘看见柴知秋也是一愣，这个瘦瘦高高却不失强壮的男人更像个教书先生，哪里

就是生意人呢。两人打个招呼，都把目光躲开了，心里都有些慌乱。

看得出来，八音娘很怕瘸子。

瘸子说：“炒几个菜！”八音娘就赶紧炒菜。

瘸子说：“过来陪柴兄弟喝两盅！”八音娘就慌乱地擦擦手，紧挨瘸子坐下了。陪柴知秋喝两盅，喝得面颊通红，嘴唇发紫。瘸子还要她再喝，柴知秋忙说：“大哥，我不行了，比不得你海量。”柴知秋确实酒量不行，至多二两，平日又是没瘾的。但这会儿说这话，却有一半是为那个女人解围。他看得出她喝酒像喝药一样痛苦。

当晚，柴知秋在八音家的灶窝打个铺睡了。睡到半夜时被吵醒。是瘸子不知因为什么事在打八音娘，好像是用棍子打的，是那种湿漉漉的沉闷的声音，每打一棍都有一种入肉很深的感觉，只听到八音在拼命哭喊向爹求饶，而八音娘却是抽搐的泣叫，那压抑的声音极惨。想来她是不敢哭的。柴知秋站起身想去劝劝，又觉不妥。他不知那女人挨打因为什么事，是否和自己有关，心中就有些忐忑。那湿漉漉的棍子的声音像毒蛇样咬人，他想那女人如何承受得了。柴知秋没打过人，更没有打过女人，一根棍子打在水豆腐样的女人身上会是什么感觉？他突然觉得这家伙很可恶。

但他不能去。

终于没有声音了。死一样沉寂。

柴知秋再也没有入睡。天不亮他就走了。他怕看到八音娘挨打后的样子。那个女人肯定更怕别人看到她一身的伤痕。那样的场面肯定是尴尬的。

之后很长时间，柴知秋都没有去八音家。因为他发现他有些牵挂那个女人。对以前相好的女人，柴知秋都是兴之所

至，从没动过情，过后便不再想。可他对瘸子家那个女人，虽没说几句话，更无肌肤之亲，却老是不能忘记。她的俊俏的模样，胆怯的神态，还有那个黑夜中发出闷响的湿漉漉的棍子不时在眼前晃动，让他烦躁不安，心神不宁。

他很想去看看她，却不敢再去，他怕自己会失态。

有一天经过隐山镇，远远看到瘸子仍坐在街口做买卖，那是他固定的摊点，一年四季都在那一个地方。柴知秋是不由自主往那里看的，他想知道一点有关那个女人的消息，希望能在那里看到那个女人的影子。但那女人不在。

柴知秋有点失望，又在心里好笑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操闲心。

柴知秋正要走开，瘸子一转头看见他了，就大声喊起来：“柴兄弟！好久不见啦，你去哪儿？”

柴知秋一惊，仿佛被人看穿了心事。腿却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好像早就在等着那一声召唤。那时他并没有料到，此一去对那个女人多么重要。

七子的婚事终于如期来到。

这一天整个草儿洼都像在过节。

这一天最风光的不是七子，而是天易。

在天易的感觉里，家里老在娶新新娘。

每次娶新新娘，天易都是重要角色。

迎亲轿不能空着，要有一个童子压轿，天易是长门重孙，自然非他莫属。按规矩，童子坐轿去，回来只能坐太平车，由牛拉着骨碌骨碌往回返，前头的轿子里坐着的已是新娘子。

但天易不喜欢坐太平车，唯一的原因是坐在太平车上老

是看到牛尾巴扫来扫去并且露出一只屁眼，这让他极不舒坦。于是他一路闹着要坐回轿里去，这就坏了规矩。但新娘却知道这小家伙在自己未来那个家庭中的特殊地位，因此都宠他，让他同坐轿里，揽在怀里，也实实在在减少了一路的惶恐和寂寞。

那时轿子里一片红的神秘。红轿帘红衣裙红盖头，连空气也染成了红色，还有从新娘身上发散的幽幽香味，使刚刚安静的天易突然兴奋起来。他先是在新娘怀里不安地扭动，窸窸窣窣撕扯她的衣裙，新娘哪儿被他碰痒了，也把身子扭动起来，终于忍不住“嗤嗤”地笑，同时捉住他两只手，不让他动弹。天易也不吭气，只两眼瞪着她，使劲挣动，像一匹凶恶的小狼。新娘有些撑不住了，而且有些害怕，她不知道这孩子究竟要干什么。一松劲，天易挣开黑瘦的小手，突然扯下新娘的红盖头，两只黑亮的眼睛盯住她看，像在审视什么。新娘就有些窘，这孩子的目光里有一种可怕的破坏性。新娘的盖头是不能中途揭开的，被人知道了会说这女子浪。但一直盖在头上又确实不好受，从娘家上轿到柴家落轿再到洞房花烛夜由新郎揭开，大半天加上大半夜，整个人像闷葫芦似的由人摆布，哪怕要撒尿你也得忍着，滋味实在不好受。所以新娘出嫁时一般前两天就不吃不喝，叫做饿嫁，说是为了表示离家的忧伤，其实更含着净腹的意思。盖头被揭开就犯了忌讳，没有哪个新娘敢这么做，于是又赶紧从天易手里抢过盖头重新蒙上。刚蒙好，天易又坚决地把它扯下来。如三是番，新娘终于不再坚持，反正在轿子里也没人看见，就抱过天易附他耳朵上小声说：“你不会告诉人，对不？”天易点点头，狡黠地笑了。新娘发现这个固执的孩子原来也会笑，于是也笑了，仿佛共同策划了一个阴谋。他们在一瞬间实现了